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海外信息专报

(2020年9月28日)

1、美国原助理国防部长：美国不应该与中国“冷战”

9月25日，美国原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s Freeman Jr）在布朗大学沃特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Wat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发表题为《与中国的斗争不是冷战的重演》的主题演讲。演讲中，傅立民认为美国政策制定者缺乏冷战斗争经验，将国内政治斗争和社会问题转移到与中国的关系上。他认为，美中竞争是国家形象和民族目标的竞争而不是意识形态之争。美国现在所做的“脱钩”政策，会弄巧成拙。中国不是苏联，不会输出意识形态，对外关系是为了利益交换而不是“传教式的”同化他国。同时，中国在经济以及与世界他国的联系上都比苏联要强。而现在的美国无论是从工业生产能力，或者从国际领导力上看，都不如冷战初期的美国。对美国而言，与中国进行“冷战”不太可能带来像20世纪冷战一样的胜利，也不太可能带来启蒙主义价值观的胜利。

<https://chasfreeman.net/the-struggle-with-china-is-not-a-replay-of-the-cold-war/>

2、布鲁金斯学会：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失败

9月25日，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由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撰写的政策报告《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实验的教训》。文章认为，在选举利益的驱动和认为此前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认知下，特朗普政府上任后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这种政策转变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判断之上的：中国整体国力的增强是以美国的损失为代价的，除非阻止或减缓中国的发展，否则将使美国遭受重大损失。特朗普将自己的意愿和价值观强加于国际体系之上。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实验旨在减缓中国的发展，并迫使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关注的优先事项及美国对中国的一些担忧做出更积极的回应。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政策实验的结果并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中国在追求自己的雄心时反而变得不那么拘束。在中美关系中，对抗的领域增加，而合作的领域减少，两国解决问题或管理竞争的能力已经萎缩。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lessons-from-the-trump-administrations-policy-experiment-on-china/>

3、《经济学人》：呼吁“互惠”并不会让中国或西方更高兴

9月24日，《经济学人》网站中国专栏“茶馆(Chaguan)”刊登文章《呼吁“互惠”并不会让中国或西方更高兴》。文章认为，这种对于公平的关注没有使任何一方满意。文章指出了西方对华政策中的缺陷，即在西方和中国交往的过程中，“互惠”是一个常被提及的想法，在外贸领域也产生了很多

公平竞争和非歧视的争论。该词仅适用于进出口贸易，不适用于处理高层政治问题。西方各国认为，过去 40 年对中国的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不成比例的好处。特朗普政府对华展开了攻击，如驱逐中方记者和外事人员等，而中方也对美国发起对等回应。然而，由于双方利益和优先级不同，所以双方受到的影响是不对等的。寻求互惠并不能达成战略目标，也不能修复与中国的关系。

<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20/09/24/calling-for-reciprocity-is-not-making-china-or-the-west-happier>

4、《金融时报》：中国在与美国的企业代理战争中占了上风

9 月 23 日，《金融时报》网站刊登由汤姆·米歇尔（Tom Mitchell）撰写的署名文章《中国在与美国的企业代理战争中占了上风》。文章由 TikTok 事件引入，称特朗普政府就批准交易举棋不定，而中国政府则保持冷静。这与 2018 年美中围绕中兴通讯和高通展开的企业代理战有相似之处。当时，特朗普政府要求中国监管机构批准高通收购总部位于荷兰的恩智浦半导体公司（NXP），以此为代价换取中兴的生存空间。特朗普随后向中国提供了和解协议，中兴得以继续经营。然而中国达成协议后，继续拒绝批准高通和 NXP 的收购案。2019 年，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则又为华为豁免赢得了时间。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哪方能最终获胜，但文章认为，如果特朗普连任，或许会因着眼于贸易谈判正常化而对华为网开一面。

<https://www.ft.com/content/7c76330b-7509-4f16-a046-e32cab3a6271>

5、大西洋理事会分析美国能否修复自身缺点

9月23日，大西洋理事会编辑助理凯瑟琳·瓦拉（Katherine Walla）以文章形式记录了美国众议院多数党党鞭詹姆斯·克莱伯恩（James E. Clyburn）的评论，《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能否“修复错误”》。文章认为，新冠疫情“表明美国目前存在一些明显的分歧”。美国首先需要重振国内事务，才能更好地参与海外事务；同时承担起责任，通过反种族主义运动来巩固和推进世界民主；美国还应发挥外交决策权力，避免国内权力失衡、治国能力被削弱。文章还表示，新冠疫情可能改变美国国会的工作：疫情迫使国会议员认真考虑医疗、教育和住房方面的问题，采取相应办法投资贫困社区。尽管面临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等问题，但仍有许多人始终致力于制度变革，例如最近去世的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只有维持领导力的多样性，维持公平性和包容性，美国才会继续成功。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james-clyburn-the-question-now-is-whether-america-can-repair-our-faults/>

6、《南华早报》文章回顾澳中关系走向

9月5日，《南华日报》网站刊登约翰·鲍尔(John Power)

撰写的文章《随着澳中关系的急剧恶化，为什么李光耀的警告会成为一个话题?》。《环球时报》曾援引李光耀在 1980 年的讲话警告澳大利亚称，如果澳大利亚与最大的贸易伙伴脱钩，将有可能成为“亚洲贫穷的白人垃圾”。对此，虽然澳大利亚媒体嘲讽称这一说法是“挑衅”，但这个警告反常地在澳大利亚的政治心理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紧张关系升级加之疫情影响，导致贸易摩擦不断，但经济关系互补性持续发挥作用，主要表现在澳对华大宗商品出口保持强劲势头。加之澳大利亚一直强调独立外交政策，文章研判两国关系不会持续恶化。

<https://www.scmp.com/week-asia/explained/article/3100323/australia-china-ties-spiral-downwards-why-lee-kuan-yews-warning>

7、《外交学人》：中国能成为半导体的全球领导者吗？

9 月 25 日，《外交学人》网站发表由贾斯汀·霍迪克（Justin Hodiak）和斯科特·W·哈罗德（Scott W. Harold）撰写的文章《中国能成为半导体的全球领导者吗?》，文章分析了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前景。目前中国已在半导体组装、测试等领域崭露头角，但设计和制造方面尚处于落后地位。文章指出，中国目前距离实现自给自足和成为半导体行业全球领导者的目标还很遥远。中国的半导体制造业至少落后领先优势国家 10-20 年。该行业的设计部门有能力进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芯片设计，但其领先优势依赖于外国供应商的制造。短期内，中国不太可能达到领先水平，多个国家收紧关

键技术出口限制带来的额外压力，可能会进一步放缓中国半导体制造业的发展步伐。虽然技术瓶颈确实存在，但中国可能会继续寻求多种途径来追赶半导体制造业，例如结合本土开发、吸引外国人才计划、合资企业等。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9/can-china-become-the-world-leader-in-semiconductors/>

8、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分析俄罗斯与欧洲关系恶化情况

9月24日，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官网发表安德鲁·韦斯（Andrew S. Weiss）所著文章《俄罗斯和欧洲：陷入自动驾驶》。文章认为，俄罗斯与欧洲核心国家的关系日益恶化。新冠疫情中，普京没有反省自身强硬的外交政策，克里姆林宫对欧战略存在重大错误，偏向与单个欧洲国家打交道，而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或欧盟，属于极端功利主义。德国、法国和英国对待俄罗斯的态度则存在微妙而重要的差异。欧洲国家无法插手俄罗斯周边存在的多种地缘政治问题，与莫斯科的对话几乎毫无成效。同时，俄罗斯对欧战略依赖于费边战略（Fabian），即打消耗战而非正面进攻。文章认为，西方政策制定者需要设计一种均衡可持续的方式以应对俄罗斯构成的威胁。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9/24/russia-and-europe-stuck-on-autopilot-pub-82773>

9、ECFR 分析英国首相约翰逊执政手段对脱欧的影响

9月23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发表由高级政策研究员尼克·威特尼（Nick Witney）撰写的评论文章《英国如何走向脱欧终局》。文章认为，英国也在经历次特朗普式的革命（sub-Trumpian revolution）。这个过程始于对民粹主义的接受，在公开辩论中摒弃真相和事实，以及身份政治的兴起。然后，它发展到对所有可能制衡或平衡其权力的机构进行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如此，而英国首相约翰逊更是如此。他们的策略是一样的：根据忠诚度而非能力来选择内阁成员，清洗和恐吓自己的政党，赋予未经遴选的助手以公职和权力，以及努力规避司法约束。约翰逊的执政手段会对脱欧进程产生负面影响，但是脱欧也并不会完全按照约翰逊的意愿进行。达成与欧盟的贸易协议显然是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的，但这要求放弃单方面改变爱尔兰边境安排的政策，这使约翰逊陷入两难境地。但是，基于对约翰逊执政手段的分析，在约翰逊在做出最终选择时，可能并不会优先考虑国家利益。

https://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how_britain_will_approach_the_brexit_endgame

10、哈德逊研究所分析美国改善导弹防御系统的措施

9月24日，哈德逊研究所发表前美国导弹防御局（MDA）局长亨利·奥伯林（Henry A. Obering）等人的合著文章《特朗普总统现在可以采取两种措施改善导弹防御系统》。文章

称，特朗普曾承诺建立世界上最好的导弹防御系统，为达成目标，他需要在大选之前采取相关行动。首先，特朗普需要推翻五角大楼的不合理决策——赋予成本和评估办公室（CAPE）更大权力，同时建立更多的官僚监督。由于 MDA 的最终目的是“进行研究和开发”，这一决策会降低 MDA 开发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效率。其次，总统可以宣布，美国正在为（至少一个）额外的导弹拦截基地选址做准备。文章表示，美国目前面临来自伊朗和朝鲜的导弹威胁，因此 MDA 必须资金充足，保持灵活性，维持导弹防御系统的结构平衡。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6399-two-steps-president-trump-could-take-now-to-secure-missile-defense-improvements>

撰稿人：钟玉姣、邴钰惠、吴迪

审稿人：马国春、黄萧嘉